

齊六

楚一至四

趙一

戰國策詳註第三冊

戰國策詳註

卷十三

齊六

齊負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議閔王斬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平同聲舉兵使昌國君將去聲下同聲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輿一乘去聲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去聲下同聲王奔莒。淖齒數上同聲之曰。夫平聲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去聲下同聲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贏博之間。地坼音策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爲溉園君。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卽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給騎劫。遂以復齊。遽迎太子於

莒立之以爲王。襄王卽位，立君王后以爲后。生齊王建。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闥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尙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註釋

負郭負背郭居也。

狐咺齊人，即狐爰。

正議猶直言也。

閔王

名斬

陳舉

田氏族

司馬穰苴

亦田

氏族爲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案穰苴史記作景公時人，與此不合。

燕舉兵事在周昭王三十一年。

昌國君

燕將樂毅封昌國君，昌國本名昌城。

三十一年

昌邑

故城在今山東淄川縣東北。

博昌

齊邑，故城在今山東博興縣南。

向子達子皆齊臣。

莒

見西周國時屬齊。

淖齒楚將，楚使之救齊者。

千乘

齊邑，故城在今山東高苑縣北。

博昌

齊邑，故城在今山東博興縣南。

博齊二邑名，俱在今山東泰安縣。

坼

裂也。

太子名法章，即襄王。

太史

太史官名。

君王后

以其姓后，不可稱。

后后

故曰君王后。

田單

見秦三九

卽墨齊地，齊地皆屬燕，屬莒。卽墨未下。

給騎劫史記索隱：騎劫，燕將姓名。胡三省通鑑注：騎劫以能

而將騎，乃官稱，非姓也。

田單

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劓

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卽墨敗矣。燕人如其言，齊人皆怒，單又言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人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後又縱火牛奔燕軍，燕軍大敗，齊人殺騎劫，遽

傳車

也。

齊王建

至齊

王建降秦，齊亡。王孫賈閔王，即孟懿子。

侍者

門、閨、里。

燕平聲

下同

攻齊

根王十三

取七十餘城。

惟莒

卽墨不下。

去聲

齊田單

以卽墨破燕，殺

騎劫。初，燕將去，同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

下同

攻下聊城。

人或讒之。

燕將懼，誅

遂保守聊城。

不敢歸。

田單

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入城中遺聲去燕將

曰吾聞之知智下者不倍通時而棄

下背同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

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

伸

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

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

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

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齊奔南陽斷

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

綦年之弊卽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

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百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去之國被圍於趙壤

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蹶禍多

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綦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

人炊骨士無反北

記作外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以通見於天下矣故

爲公計者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

卽背字史記作外

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以通見於天下矣故

已

爲公計者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

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

去聲

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

史記作亡意

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

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孤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

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倣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

去聲

小恥者不能立

榮名。昔管仲射入桓公中

去聲

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

身也。此三行

去聲下同

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

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

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伍伯

去聲

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

三戰三北。而喪

去聲下同

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

陣

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

則不免爲敗軍禽

同擒下

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

知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

晉

諸侯。曹

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

周釐王元年

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

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信

通伸

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

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忿恚之心。而

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倒鞶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註釋

燕攻齊

燕將樂毅以秦趙韓魏之師伐齊入臨淄下齊七十餘城

莒

今山東莒縣

燕將

史失其名案攻齊聊城事在東周君六年

聊城

今山

城縣

魯連

見齊

書約之矢

束書於矢也

此其一時也

言死生榮辱尊卑貴賤即在此一時也

南陽

齊邑與前注南陽

異孟子謂魯慎子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即此今山東

鄆縣西十里南平陽城即南陽也

平陸

見齊

齊無南面之心

謂攻濟

濟北

史記索隱齊魏地

魏不敢

齊所攻齊右平陸是也

存濟

齊之班之滅盡而墨子守有餘孫臏

見齊

一

吳起

見秦

資

給

矯國

東面

齊合秦謂攻

齊

齊弃南陽

謂弃楚所攻之泗上也

斷右壤

言斷絕魏所攻齊右壤之地

平陸

是也

齊無天下之規

規猶謀也天無謀齊者

共據

謂相持也不能得

不能

不

能

得

不

能

北

言右壤斷弃而不能救志在攻聊城而存濟北也

交退

皆退也

齊無天下之規

規猶謀也天無謀齊者

共據

謂相持也不能得

不能

得

不

能

得

不

能

得

不

能

得

不

能

得

不

勝齊

栗氏栗腹之後腹燕丞相東周君五年燕王使栗腹約驩於趙反而言也

栗腹

趙可伐王使腹將而攻鄗趙使廉頗擊敗之遂圍燕

燕人請和

趙師乃解

戮

辱燕王燕王

喜

寵弊之

墨翟之守

公輸班攻宋九設機變墨子九距之既之滅盡而墨子守有餘

孫臏

見齊

一

吳起

見秦

資

給

矯國

革俗

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改革弊俗也

陶衛

魏冉封陶商君稱富比陶衛謂此

稱孤寡

人君稱孤寡不穀

倣

倣法也

管仲

見秦

桓公

見齊

一

匡天下

九合諸侯

見秦

曹沫

見秦

桓公

見齊

同

劫桓公於壇位之上

七首劫齊桓公桓公乃還魯所侵地

名與天壤相敝

名

名小遺

棄也公子糾庶兄東縛桎梏之免囚注

魯君

莊公同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齊與魯人會柯既盟於壇上曹沫執

同

劫桓公於壇位之上

七首劫齊桓公桓公乃還魯所侵地

名與天壤相敝

名與天地鞶弓衣同敝也

與天地鞶弓衣同敝也

燕

平聲下同

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

墟襄王爲太子徵齊以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

王立田單相

去聲

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

寒欲使後車分之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

去聲下同

之襄王惡

去聲

之曰「田單

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

呼而問之曰「女

汝下同

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

曰「王不如因以爲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

食

去聲

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

去聲

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

去聲

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

乃賜單牛酒嘉其行

去聲

後數日貫珠者復

音現

見

去聲

王曰「王至朝

音潮

日宜

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

去聲

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

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舉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註釋

菑水

通作淄水見齊三

稱

副也

勞

慰勞也

收穀之

穀養也收

四貂勃常惡

去聲

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

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

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

翻音

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

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

子與徐子。羈徐子之狗。猶時擾

擾音

公孫子之腓

音肥

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擾其腓而噬之耳哉。」

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

去聲

於王曰「燕

平聲下同

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

去聲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

使

去聲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

九人之屬曰「貂勃可。」

貂勃使

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

返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

音扶一人之身

而牽留萬乘

去聲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

無別。

入聲且其志欲爲不善。內牧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

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

日而王曰「召相

去聲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

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

貂勃從

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

貂勃避席稽

上聲首曰「王惡

平聲下同

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

「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

父聲上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始，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也？且王不能

守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懦懦

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擒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

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去聲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機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

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註釋

貂勃

齊人

安平君

田單

封安平君故城，在今

山東

臨淄縣東十九里

跖

古大盜名

攘

撲取

腓

脛之後面筋肉突出

處

曰腓俗稱腿肚

稽首

下拜首

呂尚

見秦

以爲太公

文王遇呂尚與語

大悅

曰吾先君望

王

頃襄

將軍

謂淖

齒

據勢

謂據

振

齊勢

也

也

下

拜首

至地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子  
之曰太公望管夷吾

周管仲  
頌上人

仲父

見秦  
三

先王

謂湣  
王

城陽

莒亦曰  
城陽

惴惴憂懼也

郭

外城  
曰郭

后

謂君  
王后

子臨百姓

言拊循百姓  
如其子也

夜邑

齊邑名說苑作掖  
邑今山東掖縣是

五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去聲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去聲之燕。平聲同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聲車弗謝而去，遂攻狄。周桓王三十六年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修音劍挂。音頤。攻狄不能泥。讀如泥如。下壘枯丘。」讀如谿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娛音貢。立則丈杖音插。與鍤同爲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去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澗之間。有生之樂。音洛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脩一作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註釋

狄

齊邑春秋時長狄所居故在今山東高苑縣西北

魯仲子

即魯連齊人

脩

長脩也

杖

支下壘枯丘

謂空守一邱爲壘也說苑作壘

於梧  
丘、  
蕡

草器

立則丈插

史記、田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

尙久黨鄉

聞若言

聞如澠此言

澠縣西北淮麻大湖

枹

擊鼓杖也、左傳右援枹而鼓

六漢上之事。贊子死。章子走盼。去聲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同於宋。宋王必說。通悅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去聲下同強。雖復責之宋可不償。因以爲辭而攻之亦可。」

註釋

漢上漢水名，在今山東漢縣西南。

贊子章子

並齊將

盼子

即田盼

收宋

猶與宋親也

責之宋

使宋償還也

不

償

宋若不償則藉以爲辭而攻之

七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家庸。備夫太史敫音皎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去聲食去聲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使使去聲者遺去聲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智而能解此環不。」否。君王后以示羣臣。君王后玉連環。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使使去聲者遺去聲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智而能解此環不。」否。君王后以示羣臣。

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去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

且卒誠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去聲

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聲齊多受秦  
間金王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脩

修攻戰之備

註釋

遇殺

爲淖齒所殺

法章

即齊襄王

庸夫

謂受僱於人而任其勞役者也

敷

太史名史記作斂

秦始皇

名后勝

當即君王后之族

平

齊王建二十八年

雍門司馬前曰

所爲

去聲下同

立王者爲社稷

耶爲王立王耶

王曰爲社稷

司馬曰爲社稷立王

王何以去社稷

而入秦

齊王還車而反

返卽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

可爲謀卽入見

去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

晉扶下同三晉大夫

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

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

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

舍捨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

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

去聲

君王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脩

秦不脩

齊王內納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  
共平聲松柏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邪**耶下同、**柏邪**。住建共者客邪。」  
齊以淖君之亂讎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任固之齊。齊明謂楚  
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  
齊。齊有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  
也。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謾  
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  
卽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註釋**

齊王建

襄王

三晉

見西周

阿鄆

見秦

臨晉之關

即蒲津關，在山西永濟縣西門

外

黃河西岸，西至陝西朝邑縣

鄆

見秦

武關

秦之南關，在今陝西商

縣東南

河南淅川縣西

共

今河南輝縣

淖君之亂

謂淖齒之事，五國

攻齊，秦爲之主

齊明

見東周

謾

見秦

淮泗之間

淮見齊四

泗見秦四

七淮

見秦

松柏

見秦

之間

見秦

也

見秦

漢中

見秦

淮泗之間

淮見齊四

泗見秦四

七淮

見西周

也

戰國策詳註

卷十四

楚

子爵，芊姓，熊繹之所封，至武王始大。國於丹陽（今湖北秭歸縣東南）後遷郢（今湖北江陵縣北），有國八百七十餘年，爲秦所滅。

齊楚構難。

聲去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爲聲去

楚謂宋王曰：「楚以緩

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註釋

齊急宋

急謂迫之使不得不子象

楚人宋王名偃

後將常急矣

言楚之攻齊未已齊將援以爲例也

宋干強楚

干犯也言以助齊犯楚之怒

兩萬乘之國

謂齊

五國約秦以伐齊昭陽謂楚王曰

五國目通已破齊秦必南圖

楚王曰

「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好去聲利而惡去聲

下同

好利可營

聲下同

好利可營

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

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

楚王曰：「善」

一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

音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

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效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也。以圖於齊。」齊之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註釋

五國

楚、韓、魏、燕、趙

昭陽

楚、頃襄王橫輔國謂相依之國也。左傳該所謂輔車營也。

感

公事

楚臣公仲韓相

牛闌之事

案今直隸順義縣有牛闌山事未詳

效獻

見齊

一七

宣王問羣臣曰

「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

羣臣莫對江一

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上。百獸畏我而不敢不走。』」去聲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註釋

宣王

名良夫。蕭王子。謂北方諸國

昭奚恤

楚相

江一

魏人仕於楚。一與乙同。

長百獸

爲百獸之長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此謂慮賢也。

註釋

彭城

春秋戰國屬宋。後屬蘇山縣。

慮

即左傳工入

邯鄲之難

去聲○周顯王十五年

昭奚恤謂楚王曰

「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

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弊也。」

景舍曰

「不然。昭奚恤

不知也。夫

晉

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

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趙。趙見亡形。而知

楚之不救己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

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弊。而齊

秦應楚。則魏可破也。」

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

顯王十六年

楚取睢濺之間。

註釋

邯鄲之難

魏圍趙邯鄲。邯鄲見秦一十四

楚王

宣王良夫

景舍

楚人

楚魏共趙

言楚與魏共攻趙

害必深

矣

趙之害必深

深割趙

多割地

於趙也。

勁

強也。

齊秦應楚

應言乘此起兵

睢濺之間

故睢水自河南陳留縣經睢

縣甯陵夏邑永城入江蘇銅

山縣又永城縣東面舊有換水一名減水今俱非故迹矣

江尹欲惡

去聲下同

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爲

去聲

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

王曰

「諾。」

昭奚恤曰

「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

江尹因得山陽君

與之共惡昭奚恤。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

「臣朝夕以

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

晉扶

泄吾君臣之交。而天

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夫執苟不難爲之外。豈忘爲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註釋

江尹即江乙

楚王宣王

山陽故城在今河南修武縣西北

昭子即昭泄

奚恤滅也

爲之外爲之內指外

指內

魏內指朝臣

寡人見東周

大夫謂昭

奚恤昭

七江乙惡去聲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去聲楚進兵。大梁拔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以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去聲王。

註釋

執守

溺小便

大梁見西周

即齊策

素子所云戰於洲

西

出梁門。軍舍林中。飲馬於大河者也。

也

大梁見西周

即齊策

素子所云戰於洲

西

八江乙欲惡去聲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去聲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去聲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去聲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去聲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去聲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